

焦

氏

筆

乘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物名

莫邪作寶劍而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酒而名酒曰白墮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常用一藥醫家名曰使君子人牽牛來易藥因名其藥曰牽牛青雀盜食脂膏而名竊脂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又易以木名琵琶爲阮咸諸葛孔明教士卒種蔓菁因名

諸葛菜僕句之地出龜則名龜曰僕句蔡地出龜則名龜曰蔡冀北出馬則名馬曰驥衛地出驢則名驢曰衛以至鄭國渠劉氏冠謝公墩萊公竹皆此類耳

居第

宋王宣徽君貺年二十七爲正字卽起第洛中至年八十位兩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予早歿惟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也竟未完而壞富鄭公亦起大第無子族子紹庭居之紹庭又無

子唐封氏記言郭令公方築室偶出門語匠氏曰
築須盡力令墻堅匠釋錡而對曰京師貴人墻皆
其所築數十年來但見人物更換墻固亡恙也令
公聞之恍然意悟因固請辭位近余鄉徐子仁以
詩酒自豪築快園求礎石未至令以木代或曰木
不堅豈可用之徐笑曰固知其不堅然堅於徐子
仁也至今人賞其達云

俗書之誤

俗書蟲字作虫不知虫乃音虺須字作湏不知湏

乃音類船字作舡不知舡乃音航商字作商不知
商乃音滴蠶字作蚕不知蚕乃音腆美字作美不
知美卽是羔无字作无不知无卽是旣本字作本
不知本乃音滔盼字作盼不知盼音系圖字作圖
不知圖音鄙趨字作趨不知趨音馳如此之類未
易悉舉至如暴已從日又加日而爲曝然已從火
又加火而爲燃岡之崗芻之芻昏之昏女之汝躬
之搗與之歟回之廻果之菓席之蓆架屋疊牀觸
日皆是而字學埽地矣

范質

宋建隆初春宴雨大作樂舞皆失色愠范質
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聞之喜動顏色命滿
泛入夜方罷莫不霑醉所謂宜在帝左右者斯人
也

尼善應

偶得鬼董五卷中載尼善應者貌寢陋鄙樸人也
晚忽得定慧嘗以錢托魯文之僉憲買牒與侍童
以居魯氏婢有盜帑帛者妄連其童尉捕之應曰

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土金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邪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真盜矣羣卒不知謂爲侮已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熏灼之應笑曰此非我也我出空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尚不能窺况汝曹邪卒暴不得施乃舍去一日侍童扣魯之門曰吾師亡矣魯視

之儼然坐脫移寘他榻坐益堅面淡紅色翼日闢
維舍利溢出烟所泊林莽皆垂雜五色珠有光燁
然始知其有隱德云

東坡識孫仲益

東坡元祐三年自翰苑出牧錢塘道毗陵之洛社
時孫仲益之父教材童於野市茅屋之下仲益方
七八歲立岸側東坡望見竒之呼來前與語果不
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
璣器仲益應聲對曰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歎

贈以縑帛囑其父善視之後果以文名

馬中玉

東坡知杭州日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
中玉席間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
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
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
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
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中玉忠肅亮之子仲甫猶
子

嘉祐治平間中官杜浙好與舉子遊學文談不問是非答親舊書如言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此類甚多子瞻過維揚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後子瞻再至問典客曰今與會者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也溘然

公移字

公移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襲誤用而未
能正者姑舉一二如查字音義與槎同水中浮木

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義弔本傷也愍也今云弔卷弔冊有索取之義票與標同本訓急疾今以爲票帖綽本訓寬緩今以爲巡綽盛本孟也今以爲鐵胄鐳本鉦也今以爲釧屬又如閘朝閘辦課程其義皆未可曉其亦起於方言也歟價直爲價值足穀爲足勾幹運爲空運此類尤多甚者施之章奏刻之榜文此則承譌踵謬而未能正者也

犬牙相制

國朝以潁州屬鳳陽潁州衛屬河南以漢中府隸

陝西瞿塘等衛隸湖廣山西磁州千戶所在河南
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湖廣
五開衛貴州黎平府同治一城湖廣鎮遠衛貴州
鎮遠府同治一城似此者不可勝舉亦犬牙相制
之意

古今都會

歷代建都之處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
有陵存焉神農亦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
而別營於曲阜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

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媯州
今朶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都帝丘今山東濮
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唐堯
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今山
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夏
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志
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
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

遷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祖乙遷景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復都豐鎬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又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

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
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
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
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都洛陽然諸
書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曰魏因
漢祚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爲漢之封居
長安爲西京遺迹鄴爲王業本基故號五都時一
幸焉耳蜀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
武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也

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卽建業元帝東渡
避愍帝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
中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
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
都長安以城狹水鹹與蘇威高頰共議移去城北
三十里龍首山都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爲巡幸故
也唐都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
劉知遠周郭威俱都汴宋亦都汴南宋都臨安今
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

府之外之地我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燕
爲京師今順天府也

鐵券

高皇卽位二年八月大將軍取燕都諸郡畢明年
冬念功臣勞烈之多欲申山河帶礪之誓賜以鐵
券下禮官議其制有奏唐和陵時賜錢鏐者其孫
尚藏因取爲式其質鐵其形如瓦高一尺濶二尺
左右二塊面鐫券文背刻免罪俸祿之數券文嵌
金故曰金書宋制高濶之制以公侯伯職之不同

漸亦短狹緣其所始乃漢丹書鐵契之意今錄魏
國一篇餘可知也朕聞自昔帝王創業垂統皆賴
英傑之臣削羣雄平暴亂然非首將智勇何能統
率而成大功唐漢初興諸大名將是也當時雖得
中原四夷未盡賓服以其宣謀效力之將比之豈
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爾達自起兵以來爲
朕首將十有六年廓江漢清淮楚電掃兩浙席卷
中原威聲所振直抵塞外其間降王縛將不可勝
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旣久立

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宜加爵祿是授爾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
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踈愚皆遵先代哲王之
禮典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爾免三
死子免二死於戲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
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論及子孫世
世爲國良臣豈不偉歟

宰相

歷代宰相之稱不一擇出書之以見美刺袁盎目
申屠嘉爲愚相公孫弘贊曰儒相田千秋乘車入
朝曰車丞相張蒼重計籍曰計相又贊曰名相王
商以貌稱真漢相翟方進曰通明相後漢杜林曰
任職相謝安曰風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佺憲宗稱
李絳皆曰真宰相令狐綯爲相其子怙勢人稱爲
白衣宰相盧懷慎曰伴食宰相陸贄號內相閻立
本爲丹青宰相姚崇爲救時宰相蘇味道爲模稜
宰相李邦彥爲浪子宰相梁陶弘景山中宰相蘇

環蘇頲贊曰再世賢相關播盲宰相楊再思癡宰相宋李沆曰聖相丁謂曰鶴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陳升之曰荃相蔡確曰三旨宰相寇準爲真相李綱爲中興首相王欽若項有疣曰癭相蔡京童貫附之時人目京曰公相貫曰媪相梁師成擅寵爲太尉人目之曰隱相宋慧琳道人權寵侔宰相孔顛嘆爲黑衣宰相魏野亦稱白衣宰相

錢王券文

唐昭宗乾寧二年越州觀察使董昌僭號詔鎮海

節度使錢鏐討誅之賜鐵券形如瓦高尺餘濶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其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騭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曾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

者董昌僭偽東昏鏡水狂謀惡貫深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鐘繇刻五熟之金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始終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
須示天下鏐謝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
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
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
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秉麾
每自揣量是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
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
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
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

恕必容而臣子爲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紀年

紀年之號必擇前代所未有及正大光明之字少
有疑似卽不用矣如淳熙之淳先爲純字人言純
字有屯乃易爲淳有因時事而用好字者如 國
朝天順之類是也有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建
中興元之亂追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

也各取一字合爲貞元以法象之至宋孝宗遂爲
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
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
而正德亦西夏僭國年號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
憶何也此卽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
慈憲之類歟

募疏

豐城吳天祐者寄食於杭之陳氏冬無衣絮主人
戲之曰能作疏文當爲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

露肘誰憐子夏之貧冬暖號寒不免昌黎之嘆含
羞在已貽笑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
身常苦饑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非
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饑無所
食而寒無所衣灞橋踏雪難堪手足之凌兢剡水
乘舟無柰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
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
利深筐大簿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繭柔綿色瑩三
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旣民胞

物與之同然豈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實爲
道誼之交勉爾求人不知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
氣耐他千載歲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
背衆輕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臥
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
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
頓回幽谷之陽春徧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
遂爲之占籍仁和膺甲子鄉薦

老泉

世傳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而葉少蘊燕語云
子瞻謫黃州因其所居之地號東坡居士晚又號
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人泉故云又梅聖俞
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坡
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於卷冊
閒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
是子瞻號矣歐陽公作老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
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
後人遂加其父邪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衍聖母上表

孔子五十二代孫衍聖公孔之固早卒妾任氏生子湏襲爵族人以不事儒雅攻之禡其爵任氏上表曰竊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成芒涓自涓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孔湏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嫡孫五十二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於稗齒提挈至於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

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鬩議詞訟無休吾道于是乎不光祀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但以名隸寡妻身當圯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悠所積瀰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浩一新汗俗之餘日月煌煌照彼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

百載厥聞愈彰五十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於百代曾莫紊於一朝至於賢與不肖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仍復嫡見天心付與之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望陛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之職有教固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絕之良規下可以導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幸有幽厲之衰柰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蟻螳輒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栗之極匍

匍待死闕下泣血奉表以聞元憲宗八年也詔憫之遷湏爲維州尹

史法之異

史筆紀載不同如南朝北朝之史皆李燾所作也南史先傳循吏北史先傳儒林南史兼傳文學北史則傳文苑南史傳孝義北史則改爲孝子南史傳夷貊北史則改爲四夷與夫酷吏藝術列女南史所無而北史皆傳之曷嘗比而同乎李唐五代史皆歐陽所作也唐史志天文而五代則爲司天

唐史志地理而五代則爲職方唐史傳后妃而五代則爲家人唐史表世家而五代則述世家與夫循吏酷吏儒學文藝唐史所有而五代皆無之

張曲江世系

劉夢得言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近世筆疇諸小說皆因之不考之過也當時徐浩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拯居喪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不受僞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散大夫右贊善孫藏器河南府壽

安尉永保先業克稟義方是公且有賢子孫矣又
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子拯右贊善大夫拯子藏
器長水丞藏器子敦慶袁州司倉參軍敦慶子
景新景新子涓嶺南觀察衙推弟郎湖南鹽鐵判
官涓子浩仁化令浩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
文嵩八葉之中仕宦不絕而夢得云云得非窺語
耶一時不根之言未加審諦輒形紙墨世之類此
者當不爲少

唐羌上書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
簿送漢和帝永元中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
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
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
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
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
官勿復受獻觀此則進荔枝不獨唐開元時也永
元一詔語簡而意盡得王言之體

劉弘

晉惠帝太安二年義陽蠻張昌反都督荊州軍事
劉弘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衙門將皮初爲
都戰帥攻昌於竟陵大破走之降其衆弘謂侃曰
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
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表皮初爲襄陽太守
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曰夫治一國
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
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
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能識侃與

初於稠人之中又不以掩於親愛史稱其公當是
矣今之用人者非瑣瑣姻婭必其門生故吏耳惡
能辨別賢不肖爲國家計哉善乎弘之言治一國
宜以一國爲心然則治天下不以天下爲心者皆
弘之罪人也

舊曾集諸書藥方嗣得者更錄于此

曾公談錄云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二三錢中風
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
水中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蓼花洲閒錄云治走馬疔方用瓦壘子

比蚶子差小未經醬

者連肉火煨存性置冷地用蓋子蓋之候冷取出碾爲末瓦滲患處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之抱兒於煙上熏卽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疔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上候瓜熱削去再合熱減乃已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

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瘡上灸不痛者灸痛卽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腎疳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搽良

已上神秘方

宋趙潛養疴湯筆云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卽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斧傷用獨殼大栗研爲乾末傅之立止或
倉卒用生嚼傅亦驗

喉痺并乳鴛蝦蟆衣鳳毛草搗細入鹽霜梅肉煮
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汁鴛毛刷患處隨手吐
痰卽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黃蘗皮羌活爲細末生鷺
鷗膝搗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作小頭卽
切破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攻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名醫陸在二百里外輿致之及門婦已死但胸膈間微溫耳陸診之良久曰此血悶也得紅花數十斤則可活主人亟購如數陸乃以大鍋煮之候湯沸遂以三木桶盛湯於中取窓格藉婦人寢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蘇

骨鯁用犬涎穀芒用鷲涎無弗愈者皆以意推也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

至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因診脉曰
此冷痢也用新采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
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悅就以金杵白賜之
至今呼金杵白嚴防禦家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摻之
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細
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爲
度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效又越州

一學錄云少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一束每條寸折入鍋中大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盛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愈

象山縣村民患水腫一人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上水從便出數日愈吹劍續錄云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翼日引驗了無癥痕宰恠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熟麻油酒臥之火燒地上覺而疼痛盡消又有肩髀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止

故前方大治癩撲後方能已金瘡

文昌雜錄云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餒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餒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

宋龐元英談藪云徑山寺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

久之一脚皆爛常住召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一
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汲淨水洗病脚腐膿病肉
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挹以軟帛解包
取藥末勻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
如初日日皆然水漸少肉漸生一月平復合寺僧
酬以錢物云吾與山門結緣豈爲利也却不受主
僧曰山中多蛇虺願得奇方備急僧云和尚有命
敢不從但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膽礬麝
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

以此方徧告諸人

孫琳路鈴本殿前司徒兒寧宗爲郡王病淋日夜
三百起國醫罔措有薦孫者光宗時在東宮丞召
之至孫求二十錢買大蒜淡豉蒸餅三物爛研爲
丸令以溫水下三十丸且曰今日進三服病當減
三之一明日再進如之三日則病除已而果然賞
以千緡奏官右列或問之曰小兒安有淋只是水
道不通利蒜豉皆通利無他巧也

張知閣久病瘡遇熱作如火年餘骨立醫以爲虛

餌之茸附熱益甚召孫診視許謝五十萬孫笑曰
但安樂時湖上作一會足矣命官局贖小柴胡湯
三貼服之熱減十九又一服病脫然孫曰是名勞
瘵熱從髓出又加剛劑剝損氣血安能不瘦蓋熱
藥不一有去皮膚中熱者有去臟腑中熱者若髓
熱非柴胡不可北方銀州柴胡只須一服南方力
減須三服乃效今却可進滋補藥矣

一少年子娶妻後得軟脚病痛特甚醫以爲脚氣
孫聞之曰此不必診視但買杜仲一味寸斷片析

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煮六分頻服之三日能行又三日如未嘗病者孫曰府第寢處高明衣履燥潔無受濕之理但新娶色欲過度致然杜仲專治腰膝以酒行之爲效易矣其奇驗多此類溧水溧陽舊多蠱毒丞相韓滉爲浙西觀察欲絕其源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丸遠近中蠱者多獲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於鎮之溫湯卽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於湯之右莫得名僧以守有以竹林市藥僧應者滉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乃刊石於二縣之
市唐末石不復存鎮之夏氏世傳其法藥名温湯
丸志所自也用五月初生桃皮末二錢蟹螯末一
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生大戟末二錢共三味以
米泔淀爲丸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
泔下一丸脩合時於淨室中忌婦人孝子猫犬見
吳興莫君陳著書名月河所聞載王駙馬師約年
四十九髭髮白醫教之服茯苓每日秤二兩以代
晚食其法咬咀之蜜水洒過小甌微炆令潤匙抄

時以少湯嚙之每次不過半醎服已二年極康強
善飲酒楊次公服二十年每日服一彈丸茯苓華
山爲上其次東山謂京東諸山

獨異志云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時太宗苦氣
痢醫療不效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葷撥
進上服立差宣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
疾復發復命寶藏進前藥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
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云未知文武二吏上曰治
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

卽授鴻臚卿

隋書志云江南之地多蠱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蠱主之家若盈月不殺人則蠱者自踵其害累世相傳不絕自侯景之亂殺僂殆盡蠱家多絕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每亥夜飛出飲水其光如星鮑照詩吹蠱痛行暉是也范石湖集云蠱毒在上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或合升麻鬱金服之不吐則下宋

李巽巖侍郎燾爲雷州推官鞫獄得此方活人甚多

近峰聞略云予在呂梁時生汗癩百藥不能愈及在禮部太醫院爭進方藥癩愈甚及艱歸崑山周春谷訪予以癩示之春谷曰此甚易可坐而掇也爲灸天突左右各三壯卽脫然愈至今不發

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一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餈糖半斤卽於谷道中出僧云凡誤吞五金皆可啖

也

山東一家五百口共爨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家
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爲
末正旦五更蜜調之每人服一匕卽古屠蘇之義
北夢瑣言云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
源者必愈唐崔魏公鉉鎮渚宮有富商中夜暴亡
迨曉氣猶未絕有武陵醫士梁新聞之乃與診視
曰此食毒也三兩日得無外食邪僕曰主公少出
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口好

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
半夏毒也命搗薑捩汁折齒而灌之方蘇崔魏公
聞而異之召到衙慰獎資以僕馬錢帛令入京致
書朝士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一朝士詣之新曰
何不早見示風疾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朝士皇
遽策馬而歸時鄜州馬醫趙鄂新到京都自榜姓
名云攻醫術朝士下馬告之鄂亦言疾已危與梁
生所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剉喫消梨不限
多少時咀齧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亟

策馬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齧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疾遂已却往謝趙生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教也梁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唐時一婦人從夫宦南中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愈京城一醫忘其名知所患乃請王姨奴中謹密者一預誡之今以藥吐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只言有一蝦蟆走去勿令娘子知是

誑語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曲洧舊聞云東坡至儋耳見野花夾道如芍藥而
小紅鮮可愛樸檄叢生土人云倒黏子花也結子
如馬乳爛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細核并嚼之瑟瑟
有聲亦頗澁童兒食之或大便難葉背白如盾韋
狀野人夏秋病痢食其葉輒已海南無柿人取其
皮剝浸爛杵之得膠以代柿漆蓋愈於柿也吾久
苦小便白濁近又大腑滑百藥不瘥取倒黏子嫩
葉烝之焙乾爲末以酒糊丸日吞百餘二腑皆平

復然後知其竒藥也因名海漆而私記之貽好事君子明年子熟當取子研濾酒爲膏以劑不復用糊矣

凡爲風狗毒蛇咬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

凡禽鳥翅足折者餵之芝麻仍嚼爛敷患處卽愈有愛物之心者宜識之

造海石法用苦瓜萹擣碎同煨過蛤殼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物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

中凝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牆壁而瓜蔓
又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凝結之老痰極
有效或以海浮石爲海石者非是

周學士維亨知醫一同官得疾徧體癱不可忍諸
醫云中風云中濕云脚氣悉不效周疑氣血凝滯
所致爲製一散飲之愈用延胡索桂當歸等分依
常法治之爲末温酒調三四錢隨酒量頻進之以
止爲度蓋延胡索活血化氣第一品也其後趙待
制道引失節支體拘攣亦數服愈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
與此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其子尤不可
食能使人脹死試以水浸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
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
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後得
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各等分同搗粉水
調灌大妙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六